

Tears
for Proust

为普鲁斯特
哭泣

林煜 著



为普鲁斯特 哭泣

林煜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普鲁斯特哭泣 / 林煜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404-6235-2

I. ①为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文艺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5520号

为普鲁斯特哭泣

林煜 著

- 出版人 刘清华
出品人 陈昱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3室(200020)
责任编辑 傅伊
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
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(410014)
网 址 www.hnwy.net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3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04-6235-2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10-80270006

序言

- 001 不安：挽留内心的言辞
003 写在前面

读书笔记

- 005 为普鲁斯特哭泣
009 水中的女祭司
013 离开所有的人
018 无唇之吻
021 至多一个也许
023 时间恐怖症
025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
027 帝国的种子

旅行记

- 031 让我十年前与你相遇
035 舟山群岛旅行记

浮世绘

- 085 清泰街 488 号
092 温驯的抽象生活
101 一个女人的哀歌
109 蝴蝶：王蒙印象
113 蔡天新的左右脸
118 离家
121 如此欢乐童年
123 十八个梦或碎片

短篇小说

- 137 一个克隆人的一生
143 有棵树叫杏梅
149 永安之死
157 割台坡的姑姑
167 古典爱情
177 一个星期天
187 北方姑娘
197 黑色折痕
204 短故事：1989

序言

不安：挽留内心的言辞

黄石

林煜，与我行事大相径庭，这几乎让我忘了他是我的朋友。正是如此，他必定位于那种常态朋友之外隐匿的朋友。

他曾有过两次让我诧异。第一次是多年前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菲利普·图森到访杭州，为此他写就随笔《温驯的抽象生活》，这是我在此前阅读到他唯一的文章。语体简练、洁净，挪借了菲利普·图森段落式的文体，引起我倏忽间的触动。第二次是他摇身一变，从一个传统媒体跨界到互联网媒介 CEO，令我对他的性格结构产生令人费解的矛盾性判别。

这是我第一次全面浏览他——仅与文学发生关系的部分，也是他的出发点（他本人却认为是前现实状态的终结点）。确实如此，但不仅如此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仅是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一个文艺青年的文字历程：一些十年前的随笔，看上去似乎是献给上世纪文学大师们的感伤挽歌（更早期的短篇小说，则是作者生命遏制性的萌动）；从对普鲁斯特弥留之际情绪的突袭开始，大致相同的语调述说了弗吉尼亚·伍尔夫完美的自溺、老托尔斯泰宗教式的逃离、纳博科夫对于生命戏谑的凝视，以及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抽象的悲情等等；其言辞节制有度，之间弥漫着淡雅的脆弱呼吸，警觉的感伤，像一种为了伟大叙述消失的哽咽。

我不在乎此书的文学价值（纯文学性在当代价值坐标中已经丢

弃)。它的意义也并不在于作者文学情结的见证。但问题的关键是，我从中意外获得了的另一个层面的意义传导，一种让我陷入与随笔中人物共同的不安——为何作者恰好反复钟情关注于艺术家们生活的裂缝这一剖面？无论是马塞尔·普鲁斯特，还是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，他和她无一例外沉溺于现实性创伤，这也是困扰所有现代艺术家的共同性母题：艺术或幻想与现实之间回溯性的错位。正是在无法闭合的创伤性结构中，上个世纪的焦虑、冲动、逃离、幻觉、死亡并非远离我们，反而获得了后现实社会中的当代性意义。也许这未必是作者的自觉动机，但这无关紧要，就像一个运动员可能完全不懂力学原理，但并不妨碍他跑得快。

现实的屈辱迫使我们在不安的生活中丢失了不安。

这一时刻，作者对我已然无法隐匿，所有的动因水落石出。不安——我也豁然明白了他的那些青春短篇中隐馈着同样的基数——从他自己现实的时间中逃离出来。离开或者告别的不是文学或时间，而是为了让幻象成为记忆，而记忆成为回溯性真实，而现实，则是为了填补幻想的空缺。这种不安，贯穿于普鲁斯特的感伤、伍尔夫的自溺，也促使了老托尔斯泰的晚年逃离；这种不安，是所有不安于现实的伟大艺术家们各种症状的诱因，是一种在社会结构系统意识形态下的过剩，是一种抵抗现实的裂缝，但也正是生命情感脆弱的七寸。

雷蒙德·卡佛曾说：“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，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。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，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。”确实，这些言辞并非是一种缅怀，并非让我们的言辞局限于文学，而是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与一些事物必须匆匆赴约的必要。那些与忧伤必要的赴约，那些对内心不安的挽留，那些正欲传递的神秘声音，是应对我们生活日益抽象化、符号化现实结构的疑问，是我们这个社会系统习惯性奴役化生活的例假。从这种意义上，此书并非作者对过去的告别，而是他告别曾经以为的幻觉，而这些幻觉恰恰因为告别而成为真实。

六年前，差不多与“十九楼”公司创办同时，我的同事、作家孙昌建让我报上书名——这本书将作为“都市快报悦读书系”的一本。我报的书名是《新闻的灵性》。我的计划是，把自己对新闻和互联网的想法写下来。六年过去了，我终于下定决心出这本书。书名变成了《为普鲁斯特哭泣》，内容也无关新闻，无关互联网。

书中收录的都是2006年“十九楼”公司创办以前写的随笔和小说。很惊讶自己曾经写出了那样的文字，看着它们，顿觉那一年有股神秘的强大力量，驱使我突然大转弯，虽然我仍怀揣写作的梦，从此走上的却是另一条完全陌生的路。

六年很短，倏忽而逝，六年又很长，足以改变绝大多数的事物。六年来，“十九楼”的员工从不到十人发展到近六百人。六年前，父亲生龙活虎，能轻松上树下山；六年后，父亲已经老得走不动了。

是父亲让我最后下定了出这本书的决心。看着父亲备受病痛折磨的样子，我知道这一次真的需要和自己的过去告别了，告别那个年轻的、敏感的、青涩的、阴郁的我。

如果父亲还能看到这本书，他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。

2012年7月17日

杭州

为普鲁斯特哭泣

早晨醒来，眼睛又肿又痛。怎么回事？昨晚我睡得很好啊？我挪动着笨拙的身体，穿衣下床。我忽然想起，我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朝窗外看过一眼了。

从前天早晨开始到现在，我没有离开家门一步，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。不透光的窗帘紧紧地拉上了。电灯一直开着。房间里弥漫着逼真的夜晚气息。

我坐在被窝里，脑袋低垂，双手虔诚地翻开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第一卷第一页，我这个初春的朝圣之旅从这里开始：

“在很长一段时期里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……”

激情的暗流在涌动！那是普鲁斯特的语句，不，是普鲁斯特的灵魂，在这个瞬间，突然复活了过来。我看见了他那和善、病态的面孔，看见了他那忧郁的眼睛——“女人般美妙的眼睛，像是东方人的眼睛，其表情温柔、灼热而又无动于衷，使人想起母鹿和羚羊的目光”——普鲁斯特的目光淹上了我的躯体，顷刻间淹没了我的灵魂。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和敬畏包围。我想象自己正俯伏在他的跟前，一边接受他的灵光的抚慰，一边亲吻他脚下的土地。

然而就在这时，我意识到普鲁斯特已经死了，顿时，一股剧烈的震颤从我的胸部启动，并且迅速上升到喉咙，一浪接着一浪，终于，我禁不住哭出声来。

哭了一会儿以后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在这个半现实半虚假

的房间里，空气阻滞，灯光柔和，我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。我忽然对自己的表现感到万分诧异：多么奇怪啊，我这个老大不小的麻木不仁的人居然还有眼泪。我居然还会哭泣。为死去的普鲁斯特哭泣。

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接下来，我开始阅读安德烈·莫洛亚著的《普鲁斯特传》，我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，极度脆弱。我撕去了多年来蒙在脸上的羞耻感，让自己的内心自由地真实地裸露在普鲁斯特伟大的灵魂面前。

在普鲁斯特的人生历程中，最震撼我的是他1905年以后的行动。这一年，深爱着他的、对他抱着殷切期望的母亲去世了，而他已经三十四岁，漫长的童年时代才刚刚结束。

三十四岁之前，普鲁斯特一直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。三十四岁之后，他突然积聚起了无限的勇气和耐心，为写作而过起了苦行主义的生活。

三十四岁之前，普鲁斯特生活在优雅、懒惰和怪癖里，生活在社交界和女人堆里，生活在母亲的溺爱里。三十岁之后，他抛弃一切，离群索居，在疾病、饥饿和孤独的三重缠绕下开始了与死神赛跑的工作。

三十四岁，他铁下了心，只干一件事，这件事就是写作，并且只写一部作品，这就是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（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）——这是一头庞然大物，在接下来将近二十年的余生中，普鲁斯特用自己的血液和生命喂养它，最终使它成为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。

为了完成这部作品，普鲁斯特决意过起了孤独而贫穷的生活。他不断变卖父母留给他的遗产，并在1906年离开了他们曾长期生活的华贵宅第，迁到简陋的巴黎奥斯曼大街102号。为了把所有的噪音都隔绝在外面，他在整个房间的四壁铺上了厚厚的软木。他白天睡觉，晚上全神贯注地写作。他脸色苍白，有点浮肿，两眼在烟雾和呛人的气味中闪闪发光，仿佛“通灵者接见事物不可见的使者”。1913年，他出版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第一卷《在斯万家那边》。

他过着越来越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偶尔的出门也是出于写作的需

要：寻找过去的图像。而这时，人们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幽灵：

“当我和他握手时，我的注意力被那衬衫上的活硬领所吸引，那条喇叭形的硬领已经穿破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已有一个星期没有替换。穿的衣服像穷人一般，一双精美的小鞋穿在女人般的脚上。领带已经磨出了丝，裤子宽大，是十年前的式样。”

他疾病缠身，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。为此，他更加没命地工作，以便在死亡的脚步追上他之前建造好一个美丽的坟墓，这坟墓，对他来说就是那部作品，凝集着他思想的精华，最终将成为他死后的永恒的家园。他和形象、词语进行斗争，以便表达出某些思想，这些思想能使他解脱，同时也能解放一些兄弟般的灵魂。

“我不能停下来，我在做一件伟大的工作……”他感到焦虑，因为他必须在临死前把一切都说出来。“我决心为此献出自己的力量，我的力量在消失，仿佛并非自愿，犹如为了给我留下足够的时间，以便在走完祭坛周围的过道之后，能关上坟墓的门……”

1919年，普鲁斯特发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第二卷《在少女花影下》。在接下来的三年里，他开始了与死亡赛跑的最后冲刺。

有人异想天开地对普鲁斯特说，饥饿时思想特别活跃，于是他就不吃不喝。为不朽的作品而牺牲必朽的肉体，输血者断然决定缩短自己的生命，以便使从他身上吸取全部血液的那些人物存活下来。

“这是何等崇高的行为！”传记作家莫洛亚这样感叹。

1922年10月，普鲁斯特在一个有雾的夜晚着了凉，得了支气管炎。开始时病情似乎并不严重，但他拒绝让人治疗，禁止女仆塞勒斯特去请医生。实际上病情比平时严重得多，但他仍然泰然自若，坚持每夜修改《女囚》。10月15日左右，他因为发烧而不能工作，但他仍拒绝进食，他说：“塞勒斯特，死神追逐我，这样我就来不及寄还我的校样……”

后来，塞勒斯特这样叙述道：

“他十分虚弱，并继续拒绝进食……他喘不过气来，就一直叫

唤我。他对我说：‘塞勒斯特，这次我要死了。但愿我能完成自己的工作！塞勒斯特，请答应我，如果医生们给我打针，延长我的痛苦，而我又没有力气表示反对，您就阻止这样做……’他让我起誓。他用一种可怕的眼神瞧着我。他甚至补充道，要是不听他的话，他就要回来折磨我。他瘦骨嶙峋，目光极为强烈，仿佛穿过了看不见的事物。”

这次，普鲁斯特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死了，就在自己的“灵床”上放满书籍、纸张和校样，对他死后将存留于世的作品进行最后的修改。为了描写贝戈特之死，他使用了自己临死前的感觉。终于，他不可避免地进入弥留状态。人们在他身旁忙碌着。所有的方法都尝试过，可是为时已晚。

普鲁斯特的弟弟罗贝尔小心地把普鲁斯特的头放到枕头上，说：“亲爱的哥哥，我把你翻来翻去，让你难受了吗？”普鲁斯特说出最后一句话：“噢！是的，亲爱的罗贝尔！”1922年11月18日，普鲁斯特结束了在尘世的痛苦生活。

读到这里，我终于泪如泉涌，并且不停地抽噎，胸中仿佛堵着一块坚硬的东西，它使我极度难受。我抬头张望了一下房间，确认只有我一个人，便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。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啊！可是他死了……在死后，他的光芒仍把我照彻，让我成为一个光洁而透明的婴儿。

2001年2月21日

阅读书目

- 《普鲁斯特传》（法）安德烈·莫洛亚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
 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（法）马塞尔·普鲁斯特 著 译林出版社
 《普鲁斯特与小说》（法）让-伊夫·塔迪埃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

1941年3月28日，现代小说高贵的女祭司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自溺于英国罗德梅尔附近的乌斯河，终年五十九岁。沉没在水中，女作家反复揣摩过的意象，现在，她用耀眼的生命为它涂上了最后一笔。

投水自杀，这出曾经在作品中预演过的悲剧，作家以女主角的身份参加了它的正式演出。对弗吉尼亚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，溺水自杀并非一件恐怖的事情，而是一次新发现的航程，一次向不死之海的自然回归。

在长篇小说《海浪》中，女主人公罗达心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诱惑，她想以完全顺从的姿态将自身渗透到自然中，“我将撒手归去……我要解放那受抑制的、被阻遏的欲望，任生命被耗竭，被吞没。”她期望自己“骑在狂暴的海浪上，然后沉没而没有任何人来救我”。终于，她跳海自杀了。

《海浪》中另一个主人公伯纳德也向死亡发出了挑战宣言：

“……这敌人就是死亡。我向着死亡冲去，平端着我的长矛，头发迎风向后飘拂……我用马刺猛踢着马。我要纵身扑向你，我不曾失败，也永不屈服，啊，死亡！”伯纳德一动不动地站在河边，背映着越来越深的夜色，此时，他听见了“河的下流”传来他那一代人的合唱声，他看见自己像其他人一样“滑落”进旋转的河水中……分明是弗吉尼亚·伍尔夫自溺于乌斯河的精确定演！

罗达和伯纳德是弗吉尼亚的自我的两种投射，是她的自我的虚构性再现，是她从自己的创伤记忆中捕捞上来的幽灵。通过他们，

伍尔夫探测到了自己精神的隐秘方面，从这里出发，她对廉价的自我主义和真正的自我审视进行了成功的区分，把自我的体验、家族的记忆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。可是她在栽种艺术种子的同时，也埋下了悲剧的祸根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年龄的增长，环境的变迁（第二次世界大战），她终于深陷于自我关注中，沉醉在往昔的记忆里，不能自拔，最终失去了洞察人心的力量，也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。“投水自杀”终于不幸成为女作家的死亡谶语。

弗吉尼亚本人曾经说过一个隐喻：小说家就像一个站在湖畔的钓鱼人，把自己理智的鱼杆放进意识的池水。当她的想象力沉溺于水的深处时，有时她会察觉到迅猛的拉力，钓鱼线会从她的手指间飞快滑出去。此刻，理智必须把因愤怒和失望而剧跳着的想象拖曳到水面上来，因为它已经走得太远了……这真是一个深刻而精确的关于小说家创造活动的隐喻：最奔放的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，它必须在一定的理性的范式之内释放。令人扼腕的是，弗吉尼亚本人的想象力却因为对过去和自我的迷恋，最后没有被拽到水面上来了，不但沉溺于水的深处，而且通过鱼杆把钓鱼者也拉下了深水。

弗吉尼亚说过，“假如生命有个根基，那么它就是记忆。”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以两种持久的记忆为根基的：一是童年的海浪，二是早逝的亲人。这两种记忆支撑着她脆弱的肉体、敏感的灵魂，赐予她创造的力量、艺术的源泉，最后又引她走向死亡和寂灭之境。

弗吉尼亚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：一面澄明，一面黑暗；一面寒冷，一面温热；一面是创造，一面是毁灭；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，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。弗吉尼亚在这两面之间徘徊、挣扎，时而创造出伟大的小说艺术，时而陷于精神崩溃的惨境，直至踏上毁灭之路。

对乔伊斯和劳伦斯来说，所谓艺术家，是一个人摆脱了家庭纽带和世俗抱负之后的余留物。弗吉尼亚则不同，她要让过早逝世的亲人——母亲、姐姐、父亲、哥哥——在纸上复活直至不朽。

母亲朱莉亚，有着实际可行的智慧和敏锐细腻的同人心，于1895年弗吉尼亚十三岁时患病去世；姐姐斯特拉，继任了母亲和保

护人的角色，可是两年后便追随母亲而去；父亲，“一个值得崇拜的男人”，女儿的文学启蒙者，死于1904年；然后是她的哥哥索比，“学校里相貌最出众的男孩子”，1906年生命夭折时前途尚未显示……

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弗吉尼亚的青少年时代，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反复纠缠着她的想象。他们代表往昔，代表那个时代，那个业已消逝的世界。她要让他们说话，让他们成为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传统。她牢牢地抓住过去，抓住越来越清晰地讲话的鬼魂。死者的声音既是小说的优等材料，也是使小说家走向疯狂的催化剂。她活在记忆里，像一个离开了母体而没有割断脐带的漂亮婴儿，继续吸取着母体的养料。她把个人化的记忆抽象成非个人化的艺术，把往昔凝结为《出航》《达洛卫夫人》《到灯塔去》《海浪》这样伟大的小说。然而这样做，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。不割断连接往昔的脐带，精神便无法开始崭新的呼吸。不像新生的婴儿那样大哭，新鲜的空气便无法胀满精神的肺叶。她始终压抑着，独自背负着记忆和创造的重负。

弗吉尼亚努力克服对死者的迷恋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她都是成功的。可是越到后来她就越显得无力。母亲的幽灵重访她的想象，穿着破旧外裤，注目凝视着，挺直身体滑行而过。母亲的幽灵控制了弗吉尼亚的心灵。她先是欢迎幽灵的探访，随后驱除它们。然而并非总能驱除成功。

“没有任何东西比死者在生者心中的位置更牢固的了。”弗吉尼亚郑重其事地写道。那时，她的母亲已经死去十年了，但是“她仍然处处存在——她已经脱去了血肉的衣衫，穿上了另一件衣服”。母亲以这种方式继续缠绕着女儿，“她就在那儿，美丽，有力，带着她那熟悉的用语和她的大笑声，她比任何生者都离我更近。”

死者总是比活着的人更彻底地要求占有渐渐走向迷狂的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。而她则始终准备着加入到她们中间去，和他们拥抱。

“生命是一桩艰难的事务。”弗吉尼亚感叹道。她决定把这桩事务彻底卸下，走向虚无之境。

弗吉尼亚投河前留给丈夫伦纳德一张字条：“世上从来没有两个人曾经像我们这样幸福。”她最后的愿望是要安慰他。她以这种彬彬有礼的风度死去，唇上带着优雅的话语。

2001年1月10日

阅读书目

《弗吉尼亚·伍尔夫——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》林德尔·戈登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
《海浪》弗吉尼亚·伍尔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